

凤凰木

投稿邮箱
hxdbfjm@163.com

舌尖的乡愁

●郑显发

到了五月,日子长了,风也软了。我坐在城市高楼的窗边,忽然就想起家乡的吃食来。这种想念是没有来由的,却又那么固执。五月里,家乡该是另一种样子了吧。

最念着的是外婆做的槐花饼。五月槐花开时,满树的白,香得浓烈却又清雅。外婆举着长长的竹竿,轻轻一打,槐花便簌簌地落下来,像一场无声的雪。收拾回家,把槐花洗净,拌上面粉,再加两个鸡蛋,在油锅里煎得两面金黄。刚出锅的槐花饼,咬一口,外酥里嫩,花香的清甜在嘴里慢慢化开,仿佛把整个五月都含在口中了。

还有田埂上的野水芹。那东西长得快,一场雨后就蹿得老高。爷爷总是天不亮就去摘,说是露水的时候最嫩。回来时裤脚都湿透了,手里却捧着一大把碧绿的水芹。切段,配上自家做的腊肉,大火快炒。腊肉的油脂裹着水芹的清香,咸鲜适口,能吃下两大碗米饭。

五月里还有一道特别的吃食——苦菜。这东西苦得很,孩子们都不爱吃。可母亲说,五月要吃点苦,清火。她把苦菜洗净,在开水里焯一下,捞出来挤干水分,切碎了拌上蒜泥、香油和醋。说也奇怪,那苦味过后,竟有一丝回甘,满口的清香。日子久了,才明白母亲的话有道理,人生不就是这样,苦过了才知道甜。

最难忘的是雨后的地衣。夏天的雷阵雨一过,石头缝里、草丛中,就会冒出许多墨绿色的地衣来,软软的,滑滑的,像大地的耳朵。全家人都出动去捡,回来洗净,用青椒炒着吃。那味道说不出的鲜美,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雨水的清润,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。只是这东西极难保存,非得雨后现捡现吃不可。

如今在城市里,五月不过是日历上的数字。超市里什么都有,四季不分,可那些味道却总也对不上。槐花饼没有了槐花的魂,水芹少了田埂上的露水,地衣更是难得一见。

我这才明白,舌尖上的乡愁,其实不只是味道,更是那些摘花的人、采芹的人、蒸肉的人,是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、回不去的时光。每当五月来临,那些味道就在记忆里复活,提醒着我,有一个地方,永远是家的方向。



纸短情长,山海为誓

●曹立杰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我们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,读完一封手写的信了?最近,一部没有大明星,没有大特效的潮汕方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却用最质朴的镜头语言,给无数观众带来了一场心灵的洗礼。它不仅是一封写给亲人的家书,更是一首献给所有在外漂泊游子的温情赞歌。

电影以“侨批”为线索,串联起一段跨越四十年的动人故事。在潮汕方言中,“批”即是“信”。侨批,这种“银信合一”的特殊载体,一头连着海外游子漂泊的汗水与血泪,一头连着故土家园的期盼与守候。影片中,丈夫木生南下南洋谋生,却在异国他乡遭遇不测;而同乡的女子南枝,为了不让木生家中的妻子淑柔(也就是后来的阿嬷)绝望,默默接过了代笔的重任。此后的二十年里,一封封泛黄的侨批,带着“随信寄二百银”的嘱托,跨越重洋,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希望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“等待”的故事,更是一次关于“情义”的深刻诠释。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地方,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男女爱情,升华为一种更为博大的大爱。南枝与淑柔,这两位素未谋面的女性,因为一个善意的谎言,在岁月的长河中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

这种超越血缘的羁绊,在影片的方言对白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。当两位阿嬷在泰国重逢,失忆的南枝被问起身份时,脱口而出的是一句最朴素的家常问候:“咸猪肉收到了吗?”这句看似无关痛痒的方言对白,瞬间击穿了四十年的时空阻隔,将半生的守望与恩义,凝结成了最本能的牵挂。

影片还有一句极具分量的台词:“走仔也不是要走的仔(女儿不是外人)。”这句潮汕俗语在片中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打破,更是两位女性角色主体意识觉醒的宣言。她们用柔弱的肩膀,共同撑起了一个家,也撑起了那个动荡年代里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善良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,也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。它让我们看到,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如何用一纸侨批传递最真挚的情感;它也提醒我们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那份对家的眷恋、对亲人的牵挂、对情义的坚守,永远是中国人心底最温暖的底色。

这部电影告诉我们,真诚永远是打动人心的必杀技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,愿我们都能像影片中的前辈们一样,心中有爱,眼中有光,用情书写属于自己的“山海情长”。

来自两只乌龟的启示

●孙玉晔

小时候读《龟兔赛跑》,只记住一个结论:骄傲使人落后,谦虚使人进步。青年时再读,觉得乌龟赢过兔子纯属侥幸——要是兔子不睡觉,乌龟有机会赢吗?前些天陪女儿读《伊索寓言》,读到《龟兔赛跑》有了新的思考:这场赛跑比的不是输赢,而是做事时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节奏。

所谓守住自己的节奏,就是按自己的步伐,不管别人快与慢。乌龟不是预先料到兔子会在中途睡觉,才一直往前跑,而是在没有任何赢得比赛的情况下,依然心无旁骛,完成自己的比赛。

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关于乌龟的故事,来自德国作家米切尔·恩德的绘本《乌龟》。乌龟陶陶听说狮王二十八世邀请动物们参加他的婚礼,决定只身前往。路上,蜘蛛发发嘲笑陶陶的腿不够灵巧,数量也不如自己的多;蜗牛师师告诉陶陶方向走反了……她不得不掉头往回走;壁虎茨茨说,狮王要开战,婚礼在一周前取消了;最后,乌鸦阿嚏带来噩耗:狮王二十八世在战斗中去世,婚礼永远不会举行了。这个消息真令人沮丧!

然而,这些声音都没有影响到陶陶,因为她说过很多次:“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。”最后,陶陶赶上了婚礼……狮王二十九世的婚礼。

《龟兔赛跑》中的乌龟尚且有明确对手,可陶陶没有对手,她不是为了赢得比赛,而是为了抵达心目中的婚礼。

这大概是两只乌龟教给我们的道理:行动本身自有它的意义,庆典或许会来,或许不会。重要的是,开始后就不要轻易放弃。



古城的茶

●文青

五月的雨有喜,最忆黄旦茶的浓厚和原来的你高高的鼻梁,一枝春长出嫩芽你说:我是古城中流浪的人

你从武夷山来,一股山泉的清香寻常百姓家屋檐下的燕子,如此柔弱我问:为何来漳州这小小的城记得你曾在八卦楼的大醉,模样可爱

还有那香港路上最小的关帝庙,温柔好想再去北京路走走,在雨夜灯火阑珊,找家小酒馆听雨的声音说说梦里敢说的话,大红袍开了开了



一江芦花,一江情

●高莹

我的故乡在漳州,城边有一条长长的江——漳州的母亲河九龙江。江水淌过漳州千年的岁月,向东汇入厦门湾,奔向辽阔的台湾海峡。

九龙江最让我念想的,是江边那一片片盛开的芦花。长长的江堤旁长满高大的芦苇,四季模样各不相同。我最喜欢秋天开出蓬松花穗的芦苇,当江风扫过苇荡,成片芦苇高低起伏,层层荡漾,皑皑的“白雪”就有了婀娜的身段。

我总不忘折一两枝,小心翼翼地带回家。可芦花生性轻散,插在瓶中也不老实,指尖一碰触,绒絮就四处飞散,满屋白絮。母亲看见总会边打边随口念叨几句,语气有些责怪,但从来都不会真正阻止我。

我常约上小伙伴,骑着自行车沿江堤疯跑,耳边是江水流动的声响,风里带着芦苇淡淡的草木香。骑累了,车随便往地上一放,人就往芦苇丛上一靠,软绵绵的像靠在草垫上,舒服又惬意。我们也会在芦苇荡里捉迷藏,芦苇比人高,钻进去看外面根本看不见。躲的人蹲在里面不出声,等小伙伴来找,拨开芦苇“刷啦”大叫一声,大家同时吓一跳,然后一起哈哈大笑。

夏天的江畔,芦苇青青,有人钓鱼,有人乘凉,有些水性好的小孩,甩掉了衣服,扑通扑通往水里跳,一身的燥热,一下子就散了。有不急着下水的,蹲在浅滩拿罐头瓶钓虾,或者捡薄石片打水漂,石片在水面一跳一跳,边上的人就跟着数。偶尔有商贩推着自行车过来,后座绑着白色的冰棍箱,喊一嗓子“绿豆冰棍”。

那时,江面上还常见捞沙船。船工光着膀子,皮肤晒得黝黑,站在木船边,用长长的竹竿绑着捞沙网,探到江底一兜一兜往上捞。我们趴在岸边,看着沙堆一点点高起来,船身也一点点往下沉。后来换成了电动抽沙机。再后来捞沙船越来越少,直到彻底不见。

不只是捞沙船消失,江边的芦苇荡也慢慢不见了。如今的九龙江沿岸,建起了连片江滨公园,岸边栽上规整的景观树和各色花草,铺就整洁步道,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可每每站在江边,我心底依旧怀念从前那片无边无际的、有年轻笑声回荡在空中的野生芦苇荡。

如今我在厦门生活,日常饮用的水也来自九龙江西溪。一江水,连着故乡,也连着我现在的日子。在这里,我也会遇见许多芦苇,芦花开时,风起,絮花纷扬——我总愿意相信,它们会乘着风,朝九龙江的方向飞去。

再回望时,这条江早已不只是一条江。它是故乡的血脉,是刻在我心底最柔软的乡愁。无论走多远,那片芦花、那段在江边年少的时光,永远在记忆里,清澈如初。